

概要

在2022-2023年全球抗击通胀期间，经济活动表现出惊人的韧性。随着全球通胀从2022年中期的峰值回落，经济活动稳步增长，有关滞胀和全球经济衰退的警告并未成为现实。就业和收入保持了稳定增长，这是因为需求呈有利形势（包括政府支出和家庭消费高于预期），以及供给侧出现扩张，尤其是劳动力参与率意外提高。在各国央行为恢复价格稳定而大幅加息的情况下，经济出乎意料地表现出韧性，这也反映出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的家庭能够动用其在疫情期间积累的大量储蓄。此外，正如第二章所述，按揭贷款和住房市场在疫情之前十年低利率时期发生的变化，缓和了政策利率大幅上调带来的短期影响。随着通胀率向目标水平靠拢，同时许多经济体的央行开始放松政策，旨在通过提高税收、减少政府支出来遏制政府债务高企的财政紧缩政策预计会对经济增长造成拖累。

2023年的全球增速估计为3.2%，预计2024年和2025年将保持同样的速度。2024年的预测值相比2024年1月《世界经济展望更新》的预测值上调了0.1个百分点，相比2023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值上调了0.3个百分点。按照历史标准衡量，经济扩张的速度较低，原因既包括借款成本居高不下、财政支持政策退出等短期因素，也包括新冠疫情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生产率增长乏力、地缘经济割裂加剧造成的长期影响。预计全球总体通胀率将从2023年6.8%的年均值下降至2024年的5.9%和2025年的4.5%，发达经济体通胀率回归目标水平的速度要快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五年后全球增速的最新预测值为3.1%，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赶上更高生活水平的速度有所放缓，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差距持续存在。正

如第三章所述，中期前景相对疲软，反映了人均GDP增速放缓，放缓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摩擦持续存在，阻碍了资本和劳动力流向生产率更高的企业。第四章讨论的是，由于中国及其他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不断提高，其增长前景减弱将给贸易伙伴国的增长前景带来怎样的影响。

当前，全球前景面临的风险大致均衡。从下行方面看，如果乌克兰战争以及加沙和以色列的冲突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致使价格进一步飙升，加上劳动力市场持续从紧导致核心通胀居高不下，可能会引发利率预期走高和资产价格下跌。如果主要经济体降低通胀的速度出现分化，还可能导致汇率变动，给金融部门带来压力。随着固定利率按揭贷款利率重新设定，家庭面临债务高企问题，高利率造成的需求降温效应可能会超出预期，从而形成资金压力。在中国，如果不为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制定全面的对策，经济增长可能会减弱，从而损害贸易伙伴的利益。在许多经济体政府债务高企的情况下，如果以破坏性的方式实行政策转向，增加税收并削减支出，可能会导致经济活动疲软、信心低迷，为旨在减少气变风险的改革和支出提供的支持也会遭到削弱。地缘经济割裂可能会加剧，货物、资本和人员流动面临更高的壁垒，这意味着供给侧增长会放缓。从上行方面看，如果财政政策较所需的必要程度和预测中假设更为宽松，则可能会在短期内提振经济活动，但以后的政策调整成本可能会更高。在劳动力参与率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通胀率下降的速度可能快于预期，使央行能够提前推出宽松计划。人工智能和比预期更为强劲的结构改革可以提振生产率。

随着全球经济接近实现软着陆，各国央行近期的优先任务是确保通胀平稳回落，既不

要过早放松政策，也不要拖得太久，导致通胀不达标。与此同时，随着各国央行降低政策紧缩性，应将重点重新放在开展中期财政整顿上，以重建预算回旋和重点项目投资的空间，并确保债务具有可持续性。各国之间的情况不同，因此需要采取针对性的政策应对措施。大

力推进改善供给的改革将有助于降低通胀和减少债务，使各经济体能将增速提高至较高的疫情前平均水平，并加快向更高的收入水平靠拢。各方需要开展多边合作来限制地缘经济割裂和气候变化的成本和风险，加快向绿色能源的转型，并促进债务重组。